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部
 總冊號
 九三九二
 九三
 九三
 九三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60 1 2 3 4 5 6 7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一

喪葬雜錄小引

本無貴賤貧富皆為父母之所生昊天罔極之恩一而已
 夫然通俗之人往往勤於養生而怠於送死至有停親之
 棺積年歲而不葬者甚有積數世至於朽敗而不葬者豈
 盡由於既貧且賤無財以資其窀穸之費乎大約為子孫
 者惑於風水惕於禍福始於擇地繼以擇日東西南北此
 言吉彼言凶年月日時此云利彼云不利眾口紛紛茫無
 定見遂至日復一日年又一年遷延既久子姓愈繁禁忌
 愈密致使先人體魄永無歸藏之期也如此薄習何分貴

賤何分貧富沿而成俗牢不可破然在富貴之家爲尤甚
何也蓋已貴則欲長保其貴已富則欲長守其富而且操
得爲之勢藉有餘之財何求不得何憂上吉之地不可尋
覓耶故雖得稍可之地未足以慊其志輕於棄置流光電
逝歲不我畱忍暴親骸遺棄禮法而不顧嗚呼可哀也已
予嘗思許淮陽先生之言曰信天理那有地理天理可憑
者也地理不可憑者也舍其所可憑者而從事於所不可
憑者惑之甚矣且信天理則以禮事其親而親之體魄安
矣親之體魄旣安則子孫之昌盛可預卜矣何也如培木
之根根深則其枝必茂如疏水之源源遠則其流必長暴

骸不葬是拔本塞源立見其枝之槁而流之竭矣欲求昌
大其可得乎此天理之可信者也故三月而葬禮也不得
已則以三年爲期猶未爲失禮之甚過此有不可知者矣
夫所貴乎世族大家者其所行之事足以垂裕後昆維持
名教爲一鄉一國之表率也喪葬之事孰有犬於此者族
伯乾初先生乃山陰先生高弟爲吾寧理學名儒人倫師
表嘗著葬論以諭末俗一時推恩錫類之意感孚遐邇桐
川楊園先生舉行葬親社於清風里同事者六十四家請
乾初先生爲賓以光壇席誠盛事也辛卯之夏得讀楊園
先生喪葬雜錄心怦怦不能自寧蓋以先君子謝世已踰

小祥尙未獲吉兆以安厝之亦因擇地之艱難今觀先生所述皆往昔名公鉅卿大儒哲士明理破格之訓誠孝子慈孫可奉為著蔡而無可疑者也向見喪祭雜說猶為先生一人之私言人或未易曉今觀雜錄一書則非先生一人之私言而猶謂不足信者非人情矣蓋先生遭壬午之變先生王父栢為盜所焚創鉅痛深故於喪葬之事不憚言之反覆且廣為採輯以挽習俗而救人心車鑒不遠熱羹宜懲要使人無不葬之親親無久塵之櫬嗚呼轉眼三年真同駒隙詩有云矣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願與天下凡為人子而喪其親者共勉之也後學海寧陳

世傳謹識

喪葬雜錄目次

漢宣帝有喪者勿由事詔

畢仲游乞理會河東土俗埋葬劄子

宋哲宗

宋潘公禁焚死

宋陳劉二公遺戒

賈同禁焚死

王安石閔習

監登聞鼓院范同乞禁焚屍置葬地疏

宋高宗

司馬溫公葬論

呂和叔弔說

大鈞京兆呂氏

熊朋來古者小日未嘗擇日論

程正公葬說 并下穴昭穆圖

程正公葬法決疑

程正公記葬用柏棺事

方正學奉終篇 宗儀第五

項喬風水辨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一

後學海寧陳世傳原校

後學興國萬斛泉編次

喪葬雜錄

漢宣帝有喪者勿繇事詔

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畢仲游乞理會河東土俗埋葬劄子 宋哲宗

臣見河東土風淳固盜賊稀少人民耕田力作衣食至薄

而罕敢爲非比之他方獄司刑罰十無二三然其俗勤於養生怠於送死非士大夫之家中民以下親戚喪亡卽焚其尸納之缸中寄放僧寺與墓戶之家類不舉葬蓋雖上戶亦有不葬而焚之者乃刺史縣令不爲條教而勸勉有所不至之過也中間本路臣僚嘗擘畫奏請官置園地令寺院僧人守視收葬有主無主骨殖仍得朝旨每歲或間歲度僧一人至今不廢甚大惠也但寺院旣附城郭卽所收葬骨殖恐止及城郭之內與近鄉人戶如僻小州軍窮鄉遠道之民未舉葬者勢或不能相及又官園地有限葬且無餘兼肯於官園地雜葬者多是小民之家中戶已上旣安風俗不自舉葬又恥與小民雜葬官園之中往往依舊焚毀不葬風俗未變也臣願明勅本路守令隨其土俗制爲葬埋之法務從省儉但不焚毀而棺斂藏諸地下卽可稍事華飾非晉俗所能堪也中民已上如此以善意勸勉勿純驅以刑罰使人人自葬其親戚下戶無主骨殖卽任從官園掩瘞其間家力可以舉葬養生勤送死怠安於故俗不從朝廷詔令與州縣條教尙敢焚毀或年歲深遠不葬者裁之以法使於愧恥之外知有科禁則河東不葬之俗庶幾可革存亡幽顯各得其所自然和氣可召風俗尤美乞朝廷加意

宋潘公禁焚死

潘公時提舉荆湖北路常平鹽茶事俗喜焚尸公勅諸縣各治叢塚焚者有禁民莫敢犯

宋陳劉二公遺戒

陳正獻公備卿疾革手書示諸子曰子病恐不能自還生死大數無足悲者死之後百日入葬不用僧道追薦等事吾欲以身率薄俗汝等不可違也

劉公珙卒遺命治喪毋用浮屠法

賈同禁焚死

傳曰孝子事死如事生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不亦孝乎父母既殆斂手足形旋葬慎護戒潔奉屍如生斯之謂事死身體髮膚無有毀傷以沒於地斯之謂歸全古今達禮也夫生而或毀傷之其不仁猶有爲也死而後毀傷之則其不仁不亦甚矣經曰慎終追遠此之謂歎噫今之多焚其死者何哉禮曰新宮火有焚其先人之弊廬三日哭夫宮廟之與廬舍猶然況自執火而焚其屍者乎惡不容於誅矣謂縱不仁之子棄其屍於中野使烏鳶狐狸食之不猶愈於自殘之者歟閭閻旣以爲俗而漸染於士大夫之家亦多爲之或以守職徼遠死歸先祖之塋域故焚之以苟其便易嗚呼先王制禮士大夫奉以立身推

以化民如之何其苟便易而棄之也豈獨棄禮哉抑亦舉其親而棄之也設不幸道遠而貧不能奉而歸買地而葬之廬而守之俟其久也負骨而歸不亦可乎又或者以惡疾而死俗云有種慮染其後者而焚之斯則既不仁矣又惑之甚者夫修短有命疾病生乎身豈有例哉如云世積殃遺子孫則雖焚之無益也根其繇蓋始自桑門之教西域之胡俗也夫聖王御世制禮作樂布浹仁義使天下密如四夷嚮化如之何使夷俗之法敗先王之禮經耶教天下以不仁耶請禁

王安石閔習

父母死則燔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可明也然而吏相與非之乎上民相與非之乎下蓋其習之久也則至於戕賊父母而無以爲不可顧曰禁之不可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先王之道不講乎天下而不勝乎小人之說非一日之積也而小人之說其爲不可不皆若戕父母之易明也先王之道不皆若禁使葬之之易行也嗚呼吾是以見先王之道難行也正觀之行其庶矣惜乎其臣有罪焉作閔習

監登聞鼓院范同乞禁焚屍置葬地疏

宋高宗

上言曰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

死則燔蒸而棄捐之何獨厚於生而薄於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識者見之動心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係官之地安葬河東地狹人眾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方今火葬之慘日益熾甚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勅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少裨風化之美帝從之

司馬溫公葬論

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蒼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畝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日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而不葬遂棄失屍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爲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爲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殮之耶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

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預於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槨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日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

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三人視它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爲世患於喪家

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
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
視吾祖欲知葬書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
司馬光述

呂和叔弔說大鈞京兆呂氏

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謂死者可救而復生謂生者
或不救而死也夫孝子之喪親不能食者三日其哭不絕
聲既病矣杖而後起問而後言其惻怛之心痛疾之意不
欲生則思慮所及雖其大事有不能周之者而況於他哉
故親戚僚友鄉黨聞之而往者不徒弔哭而已莫不為之

致力焉始則致含禭以周其急朋友禭親以進見士喪禮
世三日則其糜粥以扶其羸親始死三日不舉火隣里為
每奠則執其禮士之喪朋友問將葬則助其事孔子之喪公
張之喪公明儀為志原壤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
母死孔子助沐柳見檀弓其從柩也少者執紼長者專進
止於鄉黨及埠日食老耶日某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
此則專進止者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
也見曾子問其掩壙也壯者盈坎老者從反哭鄉人五
反哭四子者待祖而贈焉贈用車馬所知則贈而不奠兄
盈坎見雜記祖而贈焉贈用車馬所知則贈而不奠兄
不足則贈焉知死者贈贈以幣其禮在贈見士喪禮不
足則購焉知生者購購用幣故曰行而贈見士喪禮不
敬子之喪孔子相子游擯國昭子斯可謂能救之矣故適
之母死問位於子張並見檀弓

有喪者之詞不曰願見而曰比雖國君之臨亦曰寡君承

事他國之使者曰寡君使某毋敢視賓客見少儀禮主人

見賓不以尊卑貴賤莫不拜之明所以謝之且自別於常

主也平日相見或主人先拜客或客先拜主人賓見主人無有答其拜者明所

以助之且自別於常賓也見曲禮自先王之禮壞後世雖傳

其名數而行之者多失其義主喪之待賓也如常主喪賓

之見主人也如常賓如常賓故止於弔哭而莫敢與其事

如常主故舍其哀而為衣服飲食以奉之其甚者至於損

奉終之禮以謝賓之勤廢弔哀之儀以寬主之費由是則

先王之禮意其可以下而已乎今欲行之者雖未能盡得

如禮至於治喪則哭之有事則奠之奠不必更自致禮惟代主人之獻爵是也

又能以力之所及為營喪具之未具者以應其求輟子弟

僕隸之能幹者以助其役易楮幣壺漿之奠以為禩除供

帳饋食之祭以為贈與賻凡喪家之待已者悉以他辭受

焉必以他辭者色異眾庶幾其可也

熊朋來古者卜日未嘗擇日論

古者昏葬卜日而未嘗擇日故陰陽拘忌之說不至惑人

以春秋所書考之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姜氏入是年歲

次辛亥八月丙子朔乃初二日也八月為夏正六月初不

以月破為嫌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二月為夏正十

二月亦不以月建為嫌至於葬則經多書其日推莊九年七月丁酉葬齊襄公閔元年六月辛酉葬莊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文公成元年二月辛酉葬宣公於後世葬日為通如隱三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七年八月癸巳葬蔡桓侯十二月己丑葬桓公莊四年六月乙丑葬紀伯姬二十二年正月癸丑葬文姜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僖二年五月辛巳葬哀姜十八年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二十七年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十三年四月癸巳葬晉文公文元年十一月丁巳葬僖公五年三月辛亥葬成風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十七年四月癸亥葬聲姜宣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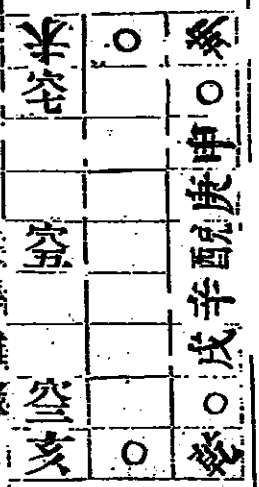
年十月己丑葬敬嬴成三年正月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其公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成公襄二年七月己丑葬齊姜四年八月辛亥葬定姒九年八月癸未葬穆姜昭七年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十一年九月己亥葬齊歸定元年七月癸巳葬昭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而不克葬戊午乃葬十月辛巳葬定姒是皆不合後世葬日丁巳雨不葬而戊午葬古人未嘗拘忌可見陰陽家擇日古人所不論但卜日取吉而已春秋之葬惟莊公以子般卒而葬緩餘或逾月或三四月即葬後世為陰陽拘忌至數年不葬曷不觀於春秋乎

程正公葬說 并圖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之所謂禍福者也
 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
 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為地之美者土色之
 光潤一作澤草木之一作生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
 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
 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
 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
 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
 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窞五患既慎則又鑿

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
 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
 慮矣其火葬一作焚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一作焚矣
 至於年祀寢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
 假夢寐蒼龜而決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
 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
 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下穴昭穆圖



○	己	丑	癸	坎	壬
○	庚	寅	甲	艮	丙
○	辛	卯	乙	震	丁
○	壬	辰	丙	巽	戊
○	癸	巳	丁	離	己
○	甲	午	戊	坤	庚
○	乙	未	己	乾	辛
○	丙	申	庚	兌	壬
○	丁	酉	辛	乾	癸
○	戊	戌	壬	坤	甲
○	己	亥	癸	艮	乙

程正公葬法決疑

古者聖人制卜葬之禮蓋以市朝遷變莫得預測水泉交
 浸一作不可先知所以定吉凶決善惡也後代陰陽家流
 競為詭誕之說葬書一術遂至百二十家為害之大妄謬

之甚在分五姓五姓之說驗諸經典本無證據古陰陽書
 亦無此說直是野俗相傳竟無所出之處惟堪輿經黃帝
 對天姥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只有姬姜二姓其
 諸姓氏盡出後代何得當時已有此語固謬妄無稽之言
 其所謂五姓者宮商角徵羽是也天下萬物悉配屬之行
 事吉凶依此為法至如以張王等為商武庚等為羽是則
 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為宮以趙姓為角又非四聲相管
 其間亦有同是二姓分屬宮商複姓數字徵角不辨都無
 憑據只信其臆說耳夫姓之於人也其始也亦如萬物之
 同形者呼其白黑小大以為別耳後世聖人乃為之制因

生賜姓胙土命氏其後子孫因邑因官分枝布葉而庶姓益廣如管蔡邴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豐郇本皆姬姓華向蕭亳皇甫本皆子姓其餘皆爾不可勝舉今若用其祖姓則往往數經更易難盡尋究況復葬書不載古姓若用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乃是吉凶隨時變改也人之分宗譬如木之異枝木之性有所宜之地也取其枝而散植之其性所宜寧有異乎若一祖之裔姓音不同同葬一地遂言彼凶而此吉決無是理設有人父本宮姓子以功勳更賜商姓則將如何用之今二人同言則必擇其賢者信之葬禮聖人所制五姓俗人所說何乃舍聖制而從俗說

不亦愚乎昔三代之時天下諸侯之國卿大夫之家凡者千餘歲其下至數百歲不絕此時亦未有五姓也古之時庶人之年不可得而見矣君卿大夫史籍所可見者往往八九十歲有百歲者自唐而來五姓葬法行於世矣數世百歲之家鮮矣人壽七八十歲者希矣苟吉凶長短不由於葬耶則安用違聖人之制而從愚俗所尚吉凶長短果由於葬耶是乃今之法徒使人家不久長壽命短促大凶之道也進退無取何足言哉夫葬者藏也一藏之後不可復改必求其永安故孝子慈孫尤所慎重欲地之安者在乎水之利水既利則終無虞矣不止水一事此大概也而

今之葬者謂風水隨姓而異此尤大害也愚者執信將來其吉反獲其凶矣至於卜選時日亦多乖謬按葬者逢日食則舍於道左待明而行是必須晴明不可用昏黑也而葬書用乾艮二時爲吉此二時皆是夜半如何用之又曰已亥日葬凶今按春秋之中此日葬者二十餘人皆無其應宜忌者不忌而不宜忌者反忌之顛倒虛妄之甚也下穴之位不分昭穆易亂尊卑死者如有知居之其安乎如此背謬者多矣不欲盡斥但當棄而勿用自從正法耳

程正公記葬用柏棺事

古人之葬欲比化者不使土親膚今奇玩之物尙保藏固密以防損汗況親之遺骨當如何哉世俗淺識惟欲不見而已又有求速化之說是豈知必誠必信之義且非欲其不化也未化之間保藏當如是爾吾自少時謀葬曾祖虞部已下積年累歲精意思索欲知何物能後骨而朽後聞咸陽原上有人發東漢時墓柏棺尙在又韓修王城圮得古柏木皆堅潤如新諺有松千柏萬之說於是知柏最可以久然意猶未已因觀雜書有松脂入地千年爲茯苓萬年爲琥珀之說疑物莫久於此遂以柏爲棺而塗以松脂特出臆計非有稽也不數月嵩山法王寺下鄉民穿地得古棺裹以松脂乃知古人已用之矣自是三四十年七經

葬事求安之道思之至矣地中之事察之詳矣地中之患有二惟蟲與水而已所謂毋使土親膚不惟以土爲汙有土則有蟲蟲之侵骨甚可畏也世人墓中多置鐵以辟土獸土獸罕有之物尙知備之蟲爲必有而不知備何也惟木堅縫完則不能入求堅莫如柏欲完莫如漆然二物亦不可保柏有入土數百年而不朽者有數十年而朽者人多以爲柏心不朽而心之朽者見亦多矣

後闕

方正學奉終篇

宗儀第五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

信葬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床不於禮而於浮圖不哭泣擗踊而於鐘磬饒鉞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泥於山川之利否而不卽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糝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圖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

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爲浮埃化而爲汗泥蕩滅殫盡無迹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旣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旣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剗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圖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

可揣摩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是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闡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天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富貴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于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

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穀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順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人多信之人多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於野再壞而化於夷暨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於禽獸而不

之覺也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夷由夷而往吾不知其所至矣其心浸淫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於先祠葬卜吉凶而易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項喬風水辯

或問葬地風水之說子信之乎子應之曰葬送終大事也人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卜宅安厝自天子達

於庶人古今其之必親之體魄安庶人子之心安予非盡人之子歟而獨不信之乎但所謂風者取其山勢之藏納土色之堅厚不衝冒四面之風與無所謂地風者也所謂水者取其地勢之高燥無使水近夫親膚而已若水勢屈曲而環向之又其第二義也程子所謂務令其後不爲城郭不爲道路不爲溝池不爲耕犁所及不爲貴豪所奪其義已明且盡矣予安得不信之乎曰然則陰應之說子亦信之乎曰吾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人子之葬其親求親之體魄得安足矣借使有陰應之理亦非孝子仁人之所圖也況

萬萬無此理乎今夫子於父母生欲美其宮室死欲安其宅兆其孝思之心一也父母之於子生則欲其福利死而有靈其冥庇默護之心亦一也但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形既朽滅神亦飄散復將何物以爲子孫蔭乎試以生前論之重門密室上莞下簟人子所以安其親者至矣其親於此而假寐焉形神尙如故也厥子孫或近出閭里之間或遠遊千里之外或蒙人笑罵或被入構害其親亦熟於躬睡而不知顧矣况朽滅之形飄散之神而能蔭應子孫於數百年之後乎曰信斯言也易重卜筮先聖王何以使人敬鬼神定吉凶也且齋明盛服以承祭祀而洋洋如在又

何物使之乎曰此皆聖人神道以設教耳其欲天下有報本反始之心故赫其靈於祭享而歸之實理若或使之者要其感應則如木實之相傳實以子孫之神氣而會合祖宗之神氣故如或見之如參前倚衡之說耳非祖宗真有形像在於其上在於其左右也其教人卜筮者則因理以定數託著龜之神明使人順性命之理耳非謂福可幸求禍可幸免也故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若必求蔭應之說則易所謂鬼神者是乃奸宄之囊橐也有是理乎曰蔭應之說在形體亦有然者不曰堅土之人剛息土之人美乎曰土氣之能蔭人猶地道之敏樹也人與樹皆天地

生氣之所在故土地之生氣能蔭之卽栽者培之之謂若朽骨已在傾覆之數雖天地生生之大德不能復生之矣不能復生而謂其能乘生氣以反蔭生人有是理乎借使有是理也骨肉朽斃而魂氣無不之也其靈亦不過與生前等耳生前雖堯舜之神明不能庇宋均之子而謂其死後反能蔭應之乎是生不如死人不如鬼率天下而崇鬼道也不亦左乎然則蔭應之說古無有也有之自郭璞始璞也葬書之設果自爲乎抑爲人乎如曰自爲則蔭應未及其子而刑戮已及其身矣豈有拙於自爲而巧於爲人者乎然其書曰葬者乘生氣也此人子不忍死其親之意

吾無容議也其曰銅山西崩靈鐘東應則本東方朔滑稽之說當時孰有親見其事而耳聞之者朔嘗謂蟠桃三千年一開花三千年一結子朔已得三偷焉亦將謂朔之言爲足信乎又謂木華於春粟芽於室如人受體於父母木骸得氣遺體受蔭似也然華於春者生木也芽於室者生粟也使朽木在山而腐粟在室亦安能乘春氣而復華復芽此亡骸之不足以蔭遺體彰彰明矣借使足以蔭焉則一父或生數子皆遺體也而或蔭或不蔭又何說以通之或又曰子不見磁石之能翕鐵暴骨之能滲血一氣有感通之理乎曰氣感通如磁石於針固也然石之於針能翕

之而已果能化小爲大化輕爲重如所謂鬼福之能及人乎或曰吾見某家葬地善其子孫見當昌盛某家不善其子孫見當衰微如影響之應形聲多矣子獨不信之乎曰盛衰有相尋之理天地亦有終窮之時此會逢其適焉耳非葬地之故也有違禮而火化水化其祖宗無葬地亦或有昌達者矣則何居昔之善擇形勝以建都比崩遂葬於是者莫如堯舜禹湯文武之爲盛然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湯都亳文武都鎬京都洛當其都會之初人固以爲山川之靈應矣至今山川尙無恙也其子孫不復見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再出又將誰譏乎或曰此則天地之

大數也姑舍是而以小者論之寬閒之野多村落焉或風氣環抱則煙火相望或山川散逸則四顧寂寥歷歷可指數也而子不信之乎曰此生地能蔭生人子前已言之矣然又有說焉村落雖有美惡其初原未嘗有人也及人見村落環抱乃相率而居之而成村落或遂村落能蔭人也不何疑於是乎大抵天地山川各有旺氣隨方隨時而遷轉不可執著者也當其氣之方會雖海上無人之境亦足以生人不必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相湊合也及氣之衰雖名山大川通都巨鎮之形勝而或變爲荒莽無用之區矣人之貧賤富貴生死壽夭要皆關於氣數之隆替此理

之常無足怪者若謂由土蔭焉是上天之命反制於一坏之土謂有地理而無天理可乎故謂某地時乘生氣則可謂某地必龍虎湊合而後能乘生氣則不可謂某地時乘生氣而以安親之體魄則可謂某地能乘生氣活白骨以蔭子孫則不可然此龍虎之說施諸東南猶有山川之可據若北方一望坦然雖公侯伯之祖龍同一土饅頭也孰藏風孰止水孰爲龍孰爲虎孰爲朱雀玄武哉或者又以土之稍高者爲山下者爲水是求其說而不得又從爲之辭也或曰子之言詳矣則吾旣得聞命矣胡程子大儒也謂培其根而枝自茂朱子大儒也兆二親於百里之遠而

再遷不已子以程朱爲不足法乎曰程朱信大儒也然以其事其言論之則亦何能無疑其曰地之善者則其神靈安子孫盛若培其根而枝葉自茂不知所謂根者果有生氣者乎抑既朽者乎如曰既朽之根而培之以求枝葉之茂不可得矣兆二親於百里之遠而再遷不已謂朱子純孝之心惟恐一置其親於不善之地可矣若謂緣此求蔭恐非聖賢明道正誼之本心也況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中古以來未之有改也使二親而有靈夫豈安於百里之睽違而不抱長夜之恨乎其所以屢遷者或亦藉以求蔭焉耳嗚呼其求之也力矣何後世子孫受蔭不過世襲五經

博士而已豈若孔子合葬於防崇封四尺未嘗有意蔭應之求而至今子孫世世爲衍聖公耶是故蔭應之說本不難辯奈何聰明智巧者既援程朱以爲口實其冥頑者又附和而雷同焉宜其說之熾行於後世也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事親如孔子足以立人極矣不師孔子而必師程朱乎雖然程朱實善學孔子者其嘉言善行足以佑啟後世者多矣此特賢者之過偶一之失焉耳率其素履而略其一節又豈非善學程朱者乎或曰程朱不忍以朽骨視其親故示人培植而極力以遷移之子無乃忍死其親而不得爲孝乎曰事親不可不孝論理不可不詳不以

便安其親而動求利其子孫或貪地而暴柩或爭地以破
家或兄弟感感疑當作感於某山某枝之說而反爲仇讎至有
終身累世不葬遂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吾懼天下後世之
無孝子也故憂之深而言之切慮之遠而說之詳耳或又
曰如子之論皆粗迹皆常理也陰應之理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莫知其然之謂神是豈可以粗迹求常理定乎曰道
器不相離中庸不可踰君子言近而指遠者正謂理之常
求窈冥茫昧不可測度之說以駭人聽聞眩人心志在王
法之所必誅聖賢之所不赦而可以爲天下法乎聖而不
可知之謂神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正謂由此常理而

行之以至於熟則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耳若舍常理而別
求其神是卽所謂怪也怪孔子之所不語奇中焉人皆信
之矣不知此卽子產所謂是亦多言豈不或信者也安可
執一以御萬乎雖然舍常理而談神怪固非所以率人修
常理以光祖宗獨不足以求蔭乎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
慶言祖宗有正蔭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言自修當獲正蔭也此則程朱各有註疏吾輩
不可一日不講求者乃聖賢之信之乎然術家語涉怪誕
而或正傳古今之定理不假葬地而響應者也近世有識
者又謂風水可遇而不可求其意蓋謂風水蔭應借使有

之亦惟孝子仁人能承受之而非可以力求者此納約自
牖之說以意逆志是為得之間者曰唯唯內嗚呼其求之也至為衍聖公
耶數句 先
生加豎

葬親社約 附

德清唐灝儒先生著

不孝之罪莫大乎不葬其親而以貧自解加以陰陽拘忌
既俟地又俟年月之利又俟有餘貲此三俟者遷延歲月
而不可齊也勢愈重而罪愈深今集同社數十人為勸勵
之法以七年為度期于皆葬謹陳數則如左

一凡欲葬其親願入社者各書姓氏滿三十二人則止
每人詳列同社姓氏粘諸壁間遇有葬者則註其下
日某年月日其親已葬以觀感而愧焉

一凡有舉葬者同社各出代奠三星九八色十一號等以為

敬一以為助一以為賀或至墓或至家一拜而退主人惟各登拜以為謝無纖毫酒食之費

一 同社者眾不能遍告促金各隨其親朋遠近分為東西南北四宗每宗八人自序長幼輪年捱次一為首一為佐凡所宗內有葬日則以語於各宗之首佐各聚其所宗之金而函之上書奠儀註曰某宗下書同社某某全拜主人無答簡宗者不失可宗之義仁孝相勉異姓猶同姓也

一 每宗首佐躬拜其餘可至可不至或首佐有事亦可捱代如志同而地隔度後往返不便者不必其祖做

例別成可也

一 所費甚薄而貧者猶以為艱然有為浮名社刻而費者矣有呼盧酣宴而費者矣即不然譬有至戚吉凶大事不得已而多此一費者又譬有泛交套儀而其人偶受之者今費而必酬則是葬親之外府也譬諸今日僅費三星而親之一指已先受葬雖甚貧窶可不竭力圖之乎至於葬而受金不權子母者先葬者孝是以輕財為義也較諸稱貸舉會者利已多豈有不酬之理凡有葬知期前三日金不至者宗首罰之宗首犯者旁宗首罰之凡罰於本金外加三星

一親未入土禮宜疏布持齋而大拂人情則相從者少
今樂齋戒者短長任意惟每月朔望及親忌日及祀
祖之日俱不得華服茹葷此僅餼羊之遺意而尙不
能者不必入社旣入而犯者亦如罰例此所罰註月
日封押存宗首處俟偶有葬者併入函贈之受者於
原罰人之葬日答其半

一七年之間賞可徐措地可徐擇日可徐涓念釋在茲
庶能勉強蓋三年而力不足又以三年遲之又久將
復何需不得已而又一年再不葬者從前之費無所
復酬所以爲大罰也無已則於八年之葬者眾答其
半以存餘厚過此復何尤乎

一人數旣定約於某日共至公所聚會信誓以期必遂
期滿而親俱葬復聚會告成任意豐歉釀飲以相慶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一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二

訓門人語一

門人張嘉玲敬述

癸丑正月二十八日

先生率子默斯名維來 先生云

今年以子相累當叩首辭又云為小兒叩首一人之私

也尚有公義在古人云聞善言則拜況見善行乎佩蔥

辭遠館而教子弟誠善行也當拜玲答曰玲之歸實以

續娶之故且家貧不能延師教子姪故耳何敢言善乎

先生之命蓋有所試之意敢不勉承竟辭拜 先生

作四揖而別

以下見巖溪日程

二月丁卯同

先生攻玉至震澤

先生有云中庸言素